

<<挪威的森林>>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挪威的森林>>

13位ISBN编号：9787532742929

10位ISBN编号：753274292X

出版时间：2007-7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日] 村上春树

页数：384

字数：264000

译者：林少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挪威的森林>>

前言

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代译序) 林少华 村上春树(1949—), 这位居住在我们东方邻国的作家, 不动声色之间, 已经使自己成了同时下任何一位世界级作家相比都不逊色的十分了得的人物。在他的母国日本, 其作品的发行量早已超过了1500万册这个可谓出版界的天文数字。在我国大陆, 其中译本也在没有炒作的情况下执着地向40万册逼近。仅《挪威的森林》, 不到半年便重印四次, 但仍不时脱销。

人们不禁要问, 究竟是什么因素使这位日本作家如此占尽风光, 甚至连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也相形见绌呢?

回答自然多种多样。

从我们中国读者角度来说, 同是日本作家, 川端也好, 大江也罢, 读之总觉得是在读别人, 中间好像横着一道足够高的门坎, 把我们客气而又坚决地挡在门外; 而读村上, 我们则觉得是在读自己, 是在叩问自己的心灵, 倾听自己心灵的回声, 在自己的精神世界中游历, 看到的是我们自己。简而言之, 也就是村上引起了我们的共鸣: 心的共鸣。

那么, 引起我们心的共鸣的又是什么呢?

下面就让我就此(也可能不完全就此)谈三点感想或看法。

实质上涉及的也就是村上作品的独特魅力问题——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

虽说村上的小说译了几本, 评论性文章也写了几篇, 但我心里总好像还塞着一个谜团, 或者说总在琢磨这样一个问题: 村上作品中最能打动我个人、作为四十几岁中年人的我个人的东西究竟是什么?

不错——如同以前我在《村上春树精品集》新版总序中所说——小说中现实与非现实的错位, 别具一格的行文, 时代氛围和个人感性, 田园情结和青春之梦, 都足以令人沉潜其中。

不过老实说, 那类文章, 我大多是从一个译介者和一名大学教员的角度来写的, 很大程度上带有“公”的色彩, 而多少压抑了纯属个人的、即村上所说的“私人性质”的东西。

我认为那也是对的。

在译介初期, 有必要循规蹈矩地归纳村上作品的一般特点, 有必要把日本以至国际上有关评论转达过来, 否则对读者是不公正的。

当然, 一方面也是因为我的“私人性质”的感受还处于混沌状态。

近来, 感受逐渐趋于清晰——其实村上作品中最能让我动心或引起自己共鸣的, 乃是其提供了一种生活模式, 一种人生态度: 把玩孤独, 把玩无奈。

大凡读者都读得出, 村上文学的基调就是孤独与无奈。

但较之孤独与无奈本身, 作者着重诉求的似乎更是对待孤独与无奈的态度。

我仿佛听到村上在这样向我倾诉: 人, 人生, 在本质上是孤独的, 无奈的。

所以需要与人交往, 以求相互理解。

然而相互理解果真是可能的吗?

不, 不可能, 宿命式的不可能, 寻求理解的努力是徒劳的。

那么, 何苦非努力不可呢?

为什么就不能转变一下态度呢——既然怎么努力争取理解都枉费心机, 那么不再努力就是, 这样也可以活得蛮好嘛!

换言之, 与其勉强通过与人交往来消灭孤独, 化解无奈, 莫如退回来把玩孤独, 把玩无奈。

于是, 孤独和无奈在村上这里获得了安置。

就是说, 这种在一般世人眼里无价值的、负面的、因而需要摒除的东西, 在村上笔下成了有价值的、正面的、因而不妨赏玩的对象。

实质上这也是一种自我认同或曰对同一性(identity)的确认, 一种自我保全、自我经营、自我完善, 一种孤独自守、自娱、自得、自乐的情怀。

作者藉此在熙来攘往灯红酒绿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建造了一座独门独院的“小木屋”, 一个人躲在里面一边听着爵士乐, 啜着易拉罐啤酒, 一边慢慢地细细地品味孤独与无奈。

电视则绝对不买, 报纸绝对不订, 电话也只是在响了六七遍之后才老大不情愿地拿起听筒。

<<挪威的森林>>

“小木屋”的主人自然是“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年龄大多在二十九至三十四岁之间，基本是刚刚离婚或老婆跟人跑了。

这里，主人公本身就是孤独的象征。

他已被彻底“简化”，无妻(有也必定离异)、无子、无父母(有也不出场)、无兄弟(绝对独生子女)、无亲戚(只在《奇鸟行状录》中有过一个舅舅)，甚至无工作(好端端的工作一辞了之)，远远不止是我国城镇里的“三无人员”。

也正由于“我”敢于简化，敢于放弃，“我”也才潇洒得起来。

然而并不能因此断定“我”得了自我封闭症。

“我”有时也从“小木屋”中探出头来，而这时他的目光却是健康的、充满温情的，如对《挪威的森林》(以下简称《挪》)中的直子，对《舞！

舞！

舞！

》(以下简称《舞》)中的雪。

当然，如果有人扰乱他自得其乐的“小木屋”，生活，死活把他从中拖出，他也绝不临阵退缩(小说情节大多由此展开)，如对《寻羊冒险记》(以下简称《羊》)中的黑西服秘书和“先生”，对《奇鸟行状录》中的绵谷升。

这种时候的“我”绝对不是好忍的，一定老练地、机智地、执拗地奉陪到底。

主人公身上，恐怕有这样几点需加以注意：对冠冕堂皇的所谓有价值存在的否定和戏弄，有一种风雨飘摇中御舟独行的自尊与傲骨；对伪善、狡诈行径的揭露和憎恶，有一种英雄末路的不屈与悲凉；对“高度资本主义化”的现代都市、对重大事件的无视和揶揄，有一种应付纷繁世界的淡定与从容；对大约来自宇宙的神秘信息、默契(寓言色彩、潜意识)的希冀和信赖，有一种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梦想；对某种稍纵即逝的心理机微(偶然因素)的关注和引申，有一种流转不居的豁达与洒脱；以及对物质利益的淡漠，对世俗、庸众的拒斥，对往日故乡的张望等等。

可以说，这同主人公把玩孤独把玩无奈是相辅相成的，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惟其如此，也才不至于沦为一般所说的“拿无聊当有趣”。

总之，村上小说为我们在繁杂多变的世界上提供了一种富有智性和诗意的活法，为小人物的灵魂提供了一方安然憩息的草坪。

读之，我们心中最原始的部分得到疏导和释放，最软弱的部分得到鼓励和抚慰，最孤寂的部分得到舒缓和安顿，最隐秘的部分得到确认和支持。

那是茫茫荒原上迎着夕晖升起一股袅袅炊烟的小木屋，是冷雨飘零的午夜街头永远温馨的小酒吧。

我甚至突发奇想地觉得，村上春树的作品尽管形式上明显受到美国当代文学的影响，但骨子里却透出东方古老的禅意。

在某种意义上，乃是禅的现代诠释。

读过村上一篇名叫《电车和电车票》的短文吗？

“我”最后采取的态度是以“无心无我”的境界乘车：既然怎么努力车票都要丢，那么，不再努力就是，让它丢好了。

引申言之，既然孤独和无奈怎么都排遣不掉，那么不再排遣就是，把玩之可也！

……一般说来，相似的东西才能用于类比，也就是说相似性是可比性的前提。

而村上的比喻则一反常规，完全不循规出牌。

如盘子和行星、衣服和彗星、宾馆和狗、鸵鸟蛋和电话机、耳轮和钞票，这一对对之间几乎找不出任何相似性，莫如说其差异性、异质性倒是巨大的。

而村上妙就妙在利用差异性和异质性做文章，经过他一番巧妙的整合和点化，我们非但感觉不到牵强附会，甚至会漾出一丝会意的微笑。

一般比喻是“似是而非”，而村上的比喻则“似非而是”。

其实这类比喻也是一种夸张，一种大跨度想象力的演示。

而这又是文学创作中较难把握的一种修辞，它既要在常理之外，又须在常理之中。

大致说来，日本搞文学的人算是比较老实的，不那么想入非非，自古以来就不甚中意李太白的“燕

<<挪威的森林>>

山雪花大如席”。

如今这位村上春树却是远远走在了他的祖辈的前面。

你能找出第二个手法相仿的日本作家吗？

当然，西方作家中是找得出的。

如昆德拉就说某人眼睛的忽闪像车窗外一上一下的雨刷——村上受的不是他的母国日本而是西方同行的启示。

不管怎样，村上弄出了一种一看就知是村上春树的“村上文体”。

港台地区甚至由此产生一个词叫“很村上喔”，用来形容如此风格的文章、如此风格的言谈、如此风格的人。

创作搞到这般水准，成了“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应该算成功的了。

这绝非易事。

顺便说几句题外话。

其实不光是文章风格，村上本人也颇为“别具一格”。

他虽是作家，却很少与文坛打交道，不属于任何作协组织，不喜欢出头露面～不上电视，不大让人拍照，不出席报告会，接受采访也极有限。

个人生活方面也大不同于他笔下的主人公，极为中规中矩，有板有眼。

早上六点起床，晚间十点就寝，和夫人两人平静地生活，对夫人特别关爱(这点也是他深受女性读者欢迎的一个原因)。

作为作家，村上交稿特别守时，绝无迟交记录。

记得几年前交涉版权谈到版税的时候，我曾透露过出版社想代之以招待旅游的意思。

他让秘书转告说钱多少都可以，但不喜欢什么招待旅游。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可以说是另一侧面的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吧。

最后还是留下我的地址：青岛市香港东路23号，青岛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邮政编码266071)，以便请读者诸君指出我的误译之处。

2000年6月18日 修改于窥海斋

<<挪威的森林>>

内容概要

这是一部动人心弦的、平缓舒雅的、略带感伤的、百分之百的恋爱小说。小说主人公渡边以第一人称展开他同两个女孩间的爱情纠葛。渡边的第一个恋人直子原是他高中要好同学木月的女友，后来木月自杀了。一年后渡边同直子不期而遇并开始交往。此时的直子已变得娴静腴腆，美丽晶莹的眸子里不时掠过一丝难以捕捉的阴翳。两人只是日复一日地在落叶飘零的东京街头漫无目标地或前或后或并肩行走不止。直子20岁生日的晚上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不料第二天直子便不知去向。几个月后直子来信说她住进一家远在深山里的精神疗养院。渡边前去探望时发现直子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丰腴与娇美。晚间两人虽同处一室，但渡边约束了自己，分手前表示永远等待直子。返校不久，由于一次偶然相遇，渡边开始与低年级的绿子交往。绿子同内向的直子截然相反，“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蹦跳到世界上来的一头小鹿”。这期间，渡边内心十分苦闷彷徨。一方面念念不忘直子缠绵的病情与柔情，一方面又难以抗拒绿子大胆的表白和迷人的活力。不久传来直子自杀的噩耗，渡边失魂魄地四处徒步旅行。最后，在直子同房病友玲子的鼓励下，开始摸索此后的人生。

<<挪威的森林>>

作者简介

村上春树(1949—)，日本著名作家。
京都府人。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

1979年以处女作《且听风吟》获群像新人文学奖。
主要著作有《挪威的森林》、《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等。
作品被译介至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

<<挪威的森林>>

书籍目录

村上春树何以为村上春树(译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后记

村上春树年谱

<<挪威的森林>>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三十七岁的我坐在波音747客机上。

庞大的机体穿过厚重的雨云，俯身向汉堡机场降落。

十一月砭人肌肤的冷雨，将大地涂得一片阴沉，使得身披雨衣的地勤工、候机楼上呆然垂向地面的旗，以及BMW广告板等一切的一切，看上去竟同佛兰德派抑郁画的背景一般。

罢了罢了，又是德国，我想。

飞机一着陆，禁烟显示牌悠然消失，天花板扬声器中低声流出背景音乐，那是一个管弦乐队自鸣得意地演奏的甲壳虫乐队的《挪威的森林》。

那旋律一如往日地使我难以自己，不，比往日还要强烈地摇撼着我的身心。

为了不使脑袋胀裂，我弯下腰，双手捂脸，一动不动。

很快，一位德国空中小姐走来，用英语问我是不是不太舒服。

我答说不要紧，只是有点晕。

“真不要紧？”

”
……

<<挪威的森林>>

后记

原则上我不习惯为小说写后记，但对这部小说我想恐怕有写的必要。

第一，这部小说的主轴是大约五年前我写的短篇小说《萤》（收于短篇集《萤》）。

长期以来，我一直考虑以这一短篇为基础，写一部三百页稿纸左右（每页四百字）的一气呵成的恋爱小说，于是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完成后而尚未开始写下一部长篇的过渡时间里，我以一种不妨说是调节精神那样的轻松心情着手这部小说的写作，结果却成了一部将近九百页稿纸的、难以称之为“轻松”的小说。

或许是这部小说本身要求我写得超出预想所使然，我想。

第二，这部小说具有极重的私人性质。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自传性质的小说，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来说是私人性质的小说——在与此相同的意义上，这部作品也属于私人性质的小说。

这大概是某种感情的问题。

如同我这个人或被喜爱或不被喜爱一样，这部小说我想也可能或受欢迎或不受欢迎。

作为我，只是希望这部作品能够超越我本人的质而存续下去。

第三，这部小说是在南欧写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希腊米科诺斯岛的维拉动笔，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在罗马郊外的一家公寓式旅馆完成。

至于远离日本对这部小说有何影响，我无法判断。

既似乎觉得有某种影响，又似乎无任何影响。

但一无电话二无来客而得以潜心创作这点却是十分难得的。

小说的前半部写于希腊，中间夹着西西里岛，后半部在罗马写就。

雅典一家低档旅馆的房间里连个桌子也没有，我每天钻进吵得要死的小酒馆，一边用微型放唱机反复播放——放了一百二十遍——《佩珀军士寂寞的心俱乐部乐队》，一边不停笔地写这部小说。

在这个意义上，这部作品得到列农和麦卡特尼的alittlehelp。

第四，这部小说可以献给我离开人世的几位朋友和留在人世的几位朋友。

村上春树1987年6月

<<挪威的森林>>

编辑推荐

《挪威的森林》的作者村上春树几乎囊括了日本所有的文学奖项，在日本销售了700多万册，现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流行。

可以说，小说情节是平平的，笔调是缓缓的，语气是淡淡的，然而字里行间却鼓涌着一股无可抑制的冲击波，激起读者强烈的心灵震颤与共鸣。

小说想向我们倾诉什么呢，生与死？

死与性？

性与爱？

坦率与真诚？

一时竟很难回答。

读罢掩卷，只是觉得整个身心都浸泡在漫无边际的冰水里，奔波于风雪交加的旅途中，又好像感受着暴风雨过后的沉寂、大醉初醒生的虚脱……

<<挪威的森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